

不内卷的“鸡娃”之路 (上)

□记者 姚梦



卜乐陪妈妈徐晖练琴。



卜乐在幼儿园参加活动。



卜乐

·1995年生,盐城籍低男中音歌唱家,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House singer(驻院歌唱家);

·生于音乐世家,没学会说话前,先会打节拍;

·小学阶段通过钢琴和声乐最高级考试;

·2014年首次现场观看歌剧,开启声乐之路;

·201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,师从著名歌唱家廖昌永;

·2019年考入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,2022年获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声乐大赛金奖,考入大都会歌剧院培训计划(Lindemann 林德曼青年艺术家计划)。

·2024获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一等奖、瓦格纳一等奖。

在2024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中一举夺魁后,卜乐回了一趟盐城,第一件事就是买了盐城鸡蛋饼。松软鲜香的鸡蛋饼,让卜乐瞬间回到当年。

那些年,他和母亲徐晖一起携手,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“鸡娃”之路。

筑梦:素质教育

卜乐生于1995年。那时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,人们生活日益富足。在脱离了基本温饱的诉求后,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,往往凝聚成四个字:望子成龙。

徐晖也不例外。和所有的妈妈一样,她在怀孕时就开始憧憬孩子的未来。也就在那一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中,首次使用了“素质教育”的概念。这给徐晖的想象,带来了一束光。

对于当时的苏北小城盐城来说,理解“素质教育”要拐一道弯。“素质教育”是针对“应试教育”的。应试教育就是小升初、中高考必考的内容。那么素质教育,就是不考的内容。简而言之,就是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。民间对此类科目的称呼透着十足的歧视:副课。

徐晖恰恰就是盐城市田家炳中学的音乐教师。她生于1968年,在其成长的过程中,她感受过音乐对人心的安慰,也领略过歌唱对自我的释放。她相信,哪怕世界毁灭,音乐依然是最后的安魂曲。

在徐晖刚刚参加工作时,也曾雄心勃勃地谋求声乐上的发展。但遗憾的是,一次大型活动前夕,因为超负荷运转,她的嗓子遭到损伤,梦想就此耽搁。素质教育带来的那束光,不仅仅让徐晖看到了所谓副课的前景,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梦想。

“我的孩子应该成为音乐家,知名音乐家!”

有梦想是一回事,实现梦想则是另一回事。在三十年前的盐城,走素质教育之路,培养一个音乐家,约等于天方夜谭。即便徐晖将复读机一遍一遍地放在肚皮上进行音乐胎教,依然不能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每当电视机里播放歌曲时,徐晖总能听出曲外之音、弦外之意。

那是一个声音在召唤:音乐家,来吧!

徐晖购买了大量关于启蒙的书籍,《天才的成长之路》《有效的读书方法》《学习的革命》《日本魔鬼训练》《计划成功人生》《首脑素质启示录》……这些在今天看来一个微信公众号就能提供的信息,在当年花费了她相当多的精力。看一次学一次,蓝笔画一道,再看一次,红笔画一行。

“因为你带孩子,以后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就是你。你对生活的任何反应都很重要……如果你的反应是惊慌失措的、软弱的、脆弱的、遇事方寸就乱的,从小给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,对他一生都将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……面对孩子你需要重新开始生活,重新塑造自己,使自己更安详、更镇静、更坚定,能够更平稳地对待生活,包括对待孩子发生的各种事情。”

在这段话下面,蓝笔、红笔、五角星。当年的徐晖并不知道,不经意间,她已经走进了素质教育的核心领域。

追梦:两难抉择

每个孩子都曾有灵光一闪的时刻,但闪光的是天赋还是寻常,却要经过漫长的等待。决定这个过程的,是整个家庭的努力。

卜乐没上幼儿园之前,就能准确地模仿节拍。这让全家欣喜不已。因为他名字中“乐”,既是欢乐的乐,也是音乐的乐。音乐讲究日积月累、水滴石穿,急不得。整个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,在徐晖的指导下,卜乐和大多数优秀的孩子一样,成绩不错,音乐很好,钢琴考级一路坦途。学校遇上文艺活动,总有机会一展身手。

2010年,盐城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施教区调整,同时取消小升初考试。对于许多家长来说,除去购买学区房的一次性投资外,剩下来的工作就是集九年之力死磕中考。为了孩子能读好书、考出好成绩,家长打了鸡血一般,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。从学校到培训班,从新东方到学而思,从刘亦婷到何碧玉,培育下一代的梦想,具象成家长的拼搏和怒吼,在深夜小区的上空游荡。后来网络称之为“鸡娃”。

虽然心里藏着一个音乐家的梦想,虽然卜乐的音乐天分日益凸显,但在通往音乐家的路上,挤满了失败的爱好者。徐晖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,她不敢孤注一掷豪赌一把,认定自己的孩子就

是下一个戴玉强、郎朗。徐晖也不认可那种“鸡娃”式的内卷,通过高考杀入“985”的道路上,一样充盈着泪水与失望。

这成了两难选择。要么通过高考拼搏,华山只此路一条;要么走艺术生的道路,奔梦去不回头。能稍稍两头兼顾的,就是走艺术特长生的道路。但这与音乐家的梦想,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

唯一的好消息是,卜乐文化成绩也不错。于是,只能两头兼顾,暂时选定艺术特长生为保底选项。换句话说,这就是等,等到不能再等的时候再做抉择。

这一等,就到了高中。卜乐开始变声,音域逐渐拉宽,音色日渐浑厚,声乐优势非常明显,歌唱成为卜乐的专业发展方向。为此,徐晖带着儿子开始拜访名家、求师问道。学有闲暇,上网搜索各种歌剧视频。在高一那年,祖父在北京住院看病,母子忙里偷闲,在首都的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歌剧《爱之甘醇》。

这是卜乐人生第一次现场观看歌剧。国家大剧院现代、宏伟、壮观,一下子将卜乐从苏北小城拉到首都舞台。金色的穹顶、半弧形的剧场、中国红的座椅,一切都是那样的高大上,那样的难以形容!母子坐在大剧院里,回想起曾经的期待与付出,恍若隔世。

台上演员唱的是意大利语,内容不甚了了。但演员的歌喉、发音、转折,却让卜乐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。这是一个初学者刚刚摸到门槛的感觉。许多以往似是而非的概念、说不出的感觉,转眼之间就通了、亮了,闪闪发光。

从那一刻起,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起来。回到盐城,徐晖继续张罗着儿子艺术特长生的路。到了高三时期,卜乐已经拿到近10所高校的特长生资格。但也就是在那一年,卜乐罕见地与母亲交底:我爱上了音乐,不走艺术特长生的路了。我要做歌唱家,我要考上海音乐学院。

自此,这场两代人的追梦之旅,接力棒交到了儿子手里。

(受访者供图)

获奖后与母亲合影。

